

作家薛忆沩：

“我只是虔诚的写作者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王玉洁



4月29日，作家薛忆沩在海南出版社作题为“一个作家眼中的编辑”讲座。

苏建强 摄

儒雅、随和、开朗，是记者见到薛忆沩的第一印象。薛忆沩戴着金属框眼镜，身穿短袖、灯芯绒长裤、运动鞋，初见者似乎要从他上衣口袋里的一支笔来判断他的职业了。

应海南出版社邀请，著名作家薛忆沩于近日在海口举办了一场题为“一个作家眼中的编辑”的讲座，与前来倾听的读者朋友分享他与不同性格的编辑之间的二三轶事。

说起薛忆沩此次的海南行，除了要与海南出版社的编辑们分享故事外，更为奇妙的则是他与《天涯》杂志之间的渊源和缘分。

回到梦开始的地方

翻开2015年第3期的《天涯》杂志，扉页有一则关于《薛忆沩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》的摘要。

这是时隔十四年后，《天涯》杂志重又刊登他的作品。

对薛忆沩来讲，他的第二次文学革命开始于1997年前后，他的“《天涯》小说”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便是其中的一个标准。

当年，他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篇作品在《天涯》上发表。《首战告捷》、《历史中的转折点》和《出租车司机》等都成了中国文学中的名篇。尤其是《出租车司机》，发表后迅速被从《新华文摘》到《读者》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转载，创下了薛忆沩写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高潮。

同一阶段，《遗弃》在沉寂多年之后被中国知识精英们发现，从一本八年里只有“十五个读者”的小说变成了许多人谈论的热点，它的新版在几个星期内就销售一空。接着，他的新作不仅相继在国内一些主要文学期刊，包括《收获》和《花城》等上出现，也频繁出现在台湾《联合报》副刊及香

港《纯文学》杂志上。

2012年被媒体称为“薛忆沩年”，《遗弃》的重写版入选深圳读书月“年度大好书”，引起全国关注；2013年是他的“短篇之年”，出版了包括《出租车司机》和《首战告捷》在内的三部短篇小说集，并使薛忆沩首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年度小说家”提名；2014年，长篇小说《空巢》入选深圳读书月“年度十大好书”，薛忆沩也因此再次“年度小说家”提名。

薛忆沩与《天涯》失联的这十五年，是他逐渐走向辉煌的阶段。今年，《天涯》杂志重又刊载薛忆沩的中篇小说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》，算是让他重回了一趟“摇篮”，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。

薛忆沩不止一次感慨，若不是因当年在《天涯》上刊登，《出租车司机》或许不会被众多杂志转载，“薛忆沩”便不会开启那般被众人熟知的写作生涯高潮。

“对海南的第一印象就是空气很新鲜，在这里能够清晰地找到我在加拿大呼吸清新空气的感觉。”薛忆沩相信他会因此与海南产生更多关联，不为其他，只为缘分与喜爱。

常被当作新人的文学老将

从《遗弃》到《空巢》，是薛忆沩的一条奇特的文学道路。

2002年，薛忆沩移居加拿大。在一次访谈中，薛忆沩称他出国后的理由是“逃避陈词滥调”。他说在一种语境里待久了，发现很多词会蜕化变质，变得沉闷且难以接受。

在蒙特利尔这座法语城市，他必须学习新语言，同时精进英语，在撰写漫长的福克纳论文间隙保持中文写作。

薛忆沩，1964年出生于湖南郴州，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。1981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，1985年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。之后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，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。作品包括《睡星》、《遗弃》、《出租车司机》、《空巢》等。

薛忆沩被称为中国文学中最迷人的异类，他对语言极为痴迷，力图将数学的精准与诗意的浓密融为一体。其最新小说《空巢》从2014年7月开始在晶报连载40余天，出版之后大获肯定。



《空巢》书影。

而在中文文坛，他成了一个短暂出没又旋即隐匿的名字。他是文学老将，却又常被当作新人；他的每一次离去都可能引发媒体的再次失忆，他的每一次回来都被命名为“重新发现”。

《遗弃》出版于1989年春天，薛忆沩25岁生日前夕，48岁这年，薛忆沩开始重写他24岁的长篇小说《遗弃》。这“不可思议”的重写更深化了中国文学中的这一传奇。

“我既是作家，也是编辑。”薛忆沩给自己找了一个定位，又因此双重定位，薛忆

沩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位编辑。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变化，薛忆沩钟情于代替编辑工作，像一个编辑一样不满意自己的作品，审查严格、重新写过。

“我选择重写《遗弃》。它是比原创更不可思议的劳作，它是一个苛刻的写作者与时间、历史、语言的角斗，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与虚荣、身体和心智的角斗。”薛忆沩在《遗弃》的序言中这样写道。通过重写，薛忆沩重新审视了自己。

《遗弃》被认为提供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样本，它还是少有的严肃探讨个人存在意义的小说。而去年引起热烈关注的《空巢》中的哲学更加深入，更文学，更好读。

《空巢》震撼的地方在于，通过人的感觉捕捉人心灵的感受，知道怎么把生活的细节带入其中。将老人扭曲的“一天”与她异化的“一生”联系起来，用荒诞的历史来关照魔幻的现实，进而探索爱情、死亡以及生命的意义等人生的终极问题。

这让薛忆沩的文学生命更为成熟，能将自己的文学理念运用在自己构建的作品框架中。

一名虔诚的写作者

直到45岁之后，薛忆沩才真正进入大众读者视野，或许是因他信奉简单的生活、坚持长跑和徒步、而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，让“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”标签与他如影随形。

“我只是虔诚的写作者，我的表达就是文学的基本要求，文学本就是这个样子。”薛忆沩显然并不喜欢“异类”的标签。

如果非要给“异类”作出

解释的话，薛忆沩认为，这大抵是自己与人们设定的作家的样子有所不同：他很随和、他生活简单、他热爱运动、他有点腼腆也富有幽默感。

不参加作家协会、不参加集体性文学活动的薛忆沩相信卑微是生命的本质，而写作者要比常人更加卑微。因为写作者是语言的奴隶，充满语言的敬畏和“愚忠”，并受制于语言这位神妙莫测的主人。

“薛忆沩不属于文学界，他只属于文学。”作家周国平评价，而薛忆沩则说，自己始终是文学的一份子，只是距离普通读者一直有点遥远。

至此，薛忆沩的美名也不仅仅是流传于中国知识分子之列了，更多读者认识了薛忆沩。即使如此，他仍然感情真挚而细腻，他认为在越来越受肯定的日子里，自我否定的意识会更强烈，对文学的要求也会更高。

理工科出身的薛忆沩很小就知道光速、知道宇宙的浩瀚、知道自身的微小，他敢于正视卑微的生命。面对语言，他的卑微感一直敦促他不断重写自己的作品，也使他养成了不断拷问自己写作的习惯：我的写作是否又有了进步？我对世界是否又有了新的认识？他说他总有一种小学生的心态。

但是，他相信作为一名写作者，同时也要有足够的骄傲。“足够的骄傲能够使写作者免于被种种的阻力摧毁。”

直到现在，薛忆沩仍然沉迷写作。他几乎不用手机、多年不开汽车、不看电视、不愿意听朋友们高谈政事，却又喜欢听普通人生活的故事……

“在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，我更能体会生命的孤独和卑微。”